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

書一 師門問答

上山陰劉念臺先生書 甲申冬

敬啟祥幼罹孤蹇不知學問之道二十餘稍聞先正緒論則竊說之然未知所從事也既而得龍谿先生集與朱文公近思錄而讀之始知聖賢之果有可爲由是習見習聞及身之所行日有愧悔所謂天誘其衷不自終於墮溺也已卯之秋忽有悟於志氣之義以爲志帥氣則爲君子氣勝志則爲小人繇是日用之間每求志之所以帥氣者至庚辰於陽明先生所言良知體之較切氣旋覺有退聽處

又一年偶有見於人品之有君子小人與治術之有王霸其辨只在誠僞而於孟子所謂怵惕惻隱爲誠內交要譽惡聲爲僞以是自省自考惟恐其入於僞而不進於誠也王午讀濂溪集則求所謂主靜之說得之白沙之言動亦靜靜亦靜無將迎無內外心知其然亦未能親切也今歲春得見夫子不以祥之不肖不足以辱至教反覆啟誨誠哉天地父母之心惟恐一物之不得其生成一子之弗克肯構也且於祥所出以質之夫子者多見許可益勉以弗生退阻臨行諄諄復以體認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爲言退而思之渙若發蒙於前所謂志帥致知立誠主靜種種

功夫一旦會歸於一真有怡然理順之樂祥雖至愚以十有餘年孜孜矻矻稍得尺寸之益以庶幾自列於人數以見可於君子忍不及此壯強益加努力以期至於君子而不至於小人乃以自棄哉是以拜別以來無日不體此意必求無負於夫子之教雖無大益亦幸無甚損謹以數月之間所竊有得而不敢自以爲是者錄如別帙其所疑而不敢不問亦錄一二如別帙進之左右幸夫子詳以命之外知本要義一冊呈上石經大學未得刻本異時覓得當嗣進也歲暮旅瑣不能遠行來春恭趨闕里侍教不盡

別帙一

五月初傳聞先帝之變祥竊意夫子當卽於此時赴留都與立君討賊之議如唐李泌之至靈武故友朋之東歸者祥更不致書左右及聞夫子入朝乃在八月祥不能無疑旣聞入朝以後道旣不行事無可爲竊意夫子卽當拂衣以歸而夫子去位又在十月祥又不能無疑二者或亦孔子可以速則速之義而夫子則俱遲遲意祥之所見抑亦小丈夫悻悻之類而夫子固自有道乎孔子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祥敢有請

別帙二

自昔相傳惟古本大學程子疑有錯簡故爲分經傳而朱子述之陽明先生欲去章句而復古本其意蓋以尊經也石經大學不知其源流所自固已不能無疑而高氏又有知本要義之論後有作者惡知不更有所更張乎是則大學一書將爲古今聚訟之端也祥竊謂古本自屬舊傳而程朱章句固自可尊可信石經失其所傳似未可盡信雖曰秦漢以後三代帝王之書率多訛舛學者信諸其理不必泥諸其文然古本章句並行雖無石本大學之理已自昭若日月非有所闕無俟石本而後備也與其表而章之而不免於後人之惑不如闕疑亦爲不失尊經之意祥按夾漈鄭氏曰石經之學始於蔡氏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

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
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乃自爲畫而刻
石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
未廣而兵燹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
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又按石經周易晁氏曰僞
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
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
以蜀中印本較邢璣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
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由二家之說觀之則石
本大學或亦未是蔡氏之經而亦不能無訛若使果爲蔡
氏本程朱時何以不出况程朱於古之遺經博求廣論莫
不敬慎精詳又非窮鄉末學淺見寡聞者比也竊謂石本
直可闕之不論夫子以爲於義有當否

附劉先生復書乙酉春

里人還領手教識垂念惓惓老人近狀無似無可舉以
報知己者出處之際撫今追往轉有不自得於心者奄
奄餘生何處是投死之地何時是夕死之期念之不禁
於邑耳別示新功小著知向道之功大都反躬近裏者
便是真實諦義政不必問其言之工拙得失也更勉而
不已日有就月有將斯可矣僕老病入山新春少還了

歲事茲且復裹糧爲長往計朋遊概絕屬有見訪之示
萬祈中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老人亦頗苦應
酬恃道誼之愛必能諒我知交中幸概以此意相致望
望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而講道論學乎
此所謂不識人閒羞恥事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
求死惟恐不速矣風便布聞并函來稿希照不盡縷縷
錢字虎不及啟乞致聲并道書中意弟名正具冲

別帙

國難初聞投死無地進旣不足與有爲退亦不足明守
故前後兩事遲遲皆不得已也李鄴侯之至靈武託至

尊有布衣交也若彼時君臣之義未定而先事呈身幾
何而不同近日時賢之所爲乎三宿出晝僕蓋學焉而
未遑總之立身未敢望古人萬一不過守其經經之見
云耳撫今追昔百感環生

石經授受未明似不當過於主張闕疑之見良是但愚
意大學之教總歸知本知本歸之知止已經景逸諸公
拈出卻不知誠意一關正是所止之地靜定安慮總向
此中討消息初經僕看出因讀石經不覺躍然頗謂斷
非蔡中郎所能勘定况豐南禺先生乎學者得其意可
也

復古本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已說耳今試虚心熟玩大學之書謂文無闕終不可也謂簡無錯終不可也謂經傳辭氣無異終不可也則知章句之為功不小矣石本自是近代人所作偽本先生後來亦病其割裂不復主張矣庚子中夏履

祥識病其割裂不復主張聞之世兄伯繩云亦載年譜

與朱靜因甲申冬

祥春初見夫子道德之高深與兄翁所養之純粹退而自喜竊以為子由之見黃河不是過也所聞至教不敢一日去諸於懷但以離索之中知過不能改又苦不知見道不

能行又苦罕見所幸此心不忍自棄時時省察私心以為自此以往或得不負夫子當以此也祥近讀先正之書所三復不忘於日用功夫最為切要者獨有數語其一曰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其一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其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其一曰獨立孔門無一事只留主敬是功夫其一曰百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其一曰惟灑落有壁立萬仞之氣象惟果決有精金百鍊之真修兄翁以為祥之所見較之春初進退何如敢因兄翁以質諸夫子伏惟詳賜示復本期秋閒東渡更聆大

訓不謂時事忽多變裂念之流涕非獨祥言之無實也

與俞廣之 甲申冬

春初獲接有道則弟已將行矣未盡欸曲於今每念德隅未嘗不翹首東望也別後知仁兄道日高似弟孤落何可言何可言方今天下多變人心胥溺君父之大尚非所知其不夷狄禽獸者幾希矣原其始皆由學術之不正生平所志惟有富貴利達一途自己身心性命反以爲迂而置之不求是以一經變故萬事瓦裂總仁兄以忠信之資兼以虛誠之懷努力進取於古之所稱聖若賢者駟馬輕車未足方其易易耳况近在闕里宓子師資正復不少豈若

弟之年長習深寂寥里黨恆苦索居難以振起哉自古聖賢多生亂世天地之心至於剝之上九便有來復之幾豪傑生此動心忍性以爲斯道之寄殆此日也劉夫子近時所論仁兄與聞必眾或能廣以相貺否臨書神馳不已

與王紫眉 甲申

春初弟得見夫子道德之高深與諸兄翁人文之雄傑歸思頓忘徒以授書之席不能久虛遂爾言復於今每念與兄翁暨北生諸兄河橋拜別情誼依依未嘗不引領而東也秋閒公簡兄至云兄翁將枉道敝里弟與二三兄弟擁簪者屢矣不謂遂虛此緣也夫子道大莫容拂衣東歸比

來德體安否弟目察人事將來鄉國必難苟安擬欲挈妻子而行卜居於夫子所居之山十數里而近讀書學道積一二十年以待天下之清庶于胸中不爲無據貧薄殊等不能出戶時與公簡兄論此莫不以有志未逮爲歎息也兄翁學可匡時非弟迂疎之比敢問於今出處進退當以何者爲正夫子比者所論兄翁必稔聞之萬惟廣以相貺臨楮翹切玄趾北生天若諸兄均此道意

與劉伯繩

壬辰冬

仁兄敬承家學爲海內宗仰似弟謏劣又年近衰暮去日苦多宜歲歲渡江請益稍自振拔今年春乾初仲木兩兄

陪先師春祀弟准擬秋閒一行竟以勢不能出而止愧負實多一年之別兄之進德已深何以教我仲彞兄慨然欲繼其兄之學開美當爲含笑入地今欲於龍山書室奉祀先師而配以開美然必告之仁兄而後行事敬之道也仲木兄七月閒書至託弟致言因弟行不果至今未達仲木之愛兄可謂至矣今吳使至弟適病數日氣力甚憊謹以原書入函附覽外微物二件將意希鑒不一

答陳乾初

丁酉

接讀手教稔知閣門康福喜慰無任弟於孤危之日幸舉一子凡知交厚德莫不爲喜鄉里親舊亦莫不然雖弟何

敢不喜然憂懼方深耳先人之後惟兄子一人十九而殤
弟二十至三十嘗生男子三人俱不長育今正如就顛之
木方有由葉此可憂也愚兄弟幼失先人是以無所教訓
冥行多過甚忝所生然先人舉愚兄弟未踰三十耳每見
世之遲暮得子多至失教以覆墜厥世貽笑於人弟年力
如許豈有望乎此可懼也往時恆苦暑氣作病今年尤甚
三伏以來書冊不能親酬應極厭倦一日之中臥多於坐
自知根本之衰非特時令之感也近念仁兄疇昔兄弟同
居之教將以涼秋稍葺故居率妻子仍返楊園但不能無
費一番經營爲力愈詘耳哀仲兄學問想其益進春仲寄

來丙申筆記一帙讀之真吾輩畏友也仲木家室遷入澹
城不審安否二子讀書氣色如何百里之隔聲問斷絕仁
兄知之必詳便聞幸以示慰吾人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目
前朋友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祇如朱子
所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
耳至於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
以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絕也當此惟有在事物則精心而
察理在古人則篤信而敬求在朋友則虛己以聽受然而
氣拘物蔽隨感而有於道茫乎未之有當也弟向讀龜山
先生集見其所言道廢千載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

天下靡然向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
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習俗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
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爲不受變於俗則於學
者未足道也爲之憬然於心竊以爲今之靡然向風者非
王氏之學乎且未論受其變移何如卽所謂外勢利聲色
不爲流俗詭譎之行者隱微之際果能一一推勘得過乎
前所進規挾賢挾長之語亦非弟一日之見與一人之私
也平日竊效責善之義而不足以回兄之聽疑其有是而
不敢信然則以仁兄前後筆劄出以商之同志之友同志
之友咸謂有之故盡言而不諱也卽養生送死一論於世

教極爲有補然此意不能不露於筆端蓋兄於王氏之書
讀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爲是前無往聖後無
來詁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
見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爭也仁兄於洛閩之書豈云不
讀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嘗遜心抑
氣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
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夫操我見而讀書卽如論孟等
書豈無無忌憚之徒從而指摘肆其妄議者何況洛閩遺
書哉蓋人心不能無蔽蔽則所見皆偏偏則於彼勢重則
於此益輕是以古人立規矩以爲方圓立準繩以爲平直

獨無此心之可信哉以爲信心之有敝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也四家之學得失是非自有公論天下後世皆有耳目皆有心思既非人之所能阿私所好亦非人之所能蓋護其短在吾人自審趨向則當決所去從不宜昧昧耳大者性解禪障二篇極望示教今日禪之爲禍烈矣仁兄於此真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可謂卓乎不惑矣但其障一端未知所論何者竊恐障之一字已借禪家事障理障字面仁兄有意廓清卽此亦宜去之否前書謂大學爲禪之權輿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學之書具在自篇首至末簡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卽以知論禪之言知說頓說漸總不

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禪實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誠意而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歸罪於此正如折獄者以嫌疑殺人矣弟始終不爲煩言以亂聽約而斷之兩言而已謂大學爲非孔曾親筆之書則固然已謂大學爲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學則必不可蓋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天下國家而可以爲人者則未有能外八條目而可以爲學者今且有人於此事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以宜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之天下而物物能使各得其所其得謂

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聖人之徒乎而尙何俟深言也而又何禪之可以附託乎至於性解古之聖賢發明已無餘蘊學者但彙經書之言性者參以先儒論說而驗之身心以及天地萬物則有以默識其所以然者又何必更爲之解解而同乎古之人則可以不作若將求異乎古之人則已自蹈不知妄作之病陷於惑世誣民之罪古人有言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可不慎也誠使此言與身俱朽則亦已矣使其身死而言傳窮鄉末學無知之子爲其惑亂者有之何足當知言君子之鄙棄誅責哉弟嘗深疾夫近代之好爲異論者如體用本一原也而倡爲有體無用

有用無體之說三教本三門也而倡爲三教一門之說知行本二也故言知先行後可也知行並進可也而倡爲知行合一之說君子反經而已矣權亦只是經也而世之學者好爲達權通變經不足守之說以是人心壞學術害橫流所極至於天地易位生民塗炭而未知其所止息有志斯道者不能惕厲修省屹爲百川之障而尙將憑臆奮筆推波而助瀾何也仁兄大學辨始出之時相知論難紛紛爭之甚力弟以爲學問之事如登山者移步換形以兄曰新之功不久當自悔之無俟多其論難也故雖有以辨言勸弟者亦有以不言責弟者而弟未嘗與仁兄極論今倏

忽四五年來朋友之論寢息矣而仁兄信之猶深執之彌
堅夫朋友之論寢息者非誠降服於心也度兄之勢不可
以復挽故引不可則止之義以全交耳仁兄勿謂遂能推
倒一世之人也吾人株守一隅所交不過一二百里人士
耳然已不能無相異同仁兄之意方謂天下非之而不顧
異同知所不恤然能考之古人而不悖乎揆之大道而無
詖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
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
也推其本末心卽理也陸氏之說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陸
氏之說西來直指心體之說而陸氏符合之此說一倡師

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弑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
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莊周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或亦激於文弊之言浸淫至秦李斯用事廢井田開阡陌
罷封建置郡縣焚詩書坑儒士舉聖人之迹一掃而無遺
是亦剖斗折衡之效也學術之際何可不慎也使當時學
者循循焉慎守好古敏求之訓處士不敢橫議何至流毒
若是之烈哉弟辱與仁兄有同學之誼又念舊友如開美
仲木俱已凋謝吾等未及泉壤正宜互爲切磋以求一日
之當於道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石之賤或爲玉之
所資兄之他事弟心儀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愜於意不

敢尙同苟合亦非所以求勝苟合求勝皆小人之道也弟雖不肖亦知所克治矣不盡縷縷

此丁酉劄也越二年而哀仲去世乾初與予不意今茲尙存衰病日深業不加益自顧惕然一息未已如何不念朝聞耶顏氏子錄而藏之十有四載出以眎予其鑑予所感而勉之矣維蒸且長其亦知父之心乎

庚戌冬日賦

答陳乾初

別後手諭惓切因年來衰廢益甚課誦之餘心目俱困失於酬復罪甚罪甚弟幼無父兄之教及長雖知秉彝之良不可自恃而沈淪流俗正學未聞信心直往陷於戎狄之

道者種種而是悔不可追也卽先人葬埋一節夙夜哀痛未嘗不以情事未申天地閒一罪人爲疚爲惕乃當時倉皇草率徇俗畢事自後禍亂相尋不遑改葬至今尙在淺土每一念及如不欲生往歲嘗以此事質之長兄承教以體魄宜靜不宜動未可輕言又厯引鄉里某家一改再改而竟至於終不克葬又某氏一改再改而水蟻之侵反不如舊阡之安以爲戒弟因瞿然而懼又以播遷之餘繼之顛沛貧益有加遂爾遷延二十餘年每讀古不修墓勿之有悔以及無財不可爲悅諸書徒爲泣然泣下也弟何人斯而敢與謀兄之大事哉顧下問不可以不塞妄以理勢

三字揆之葬之宜深宜堅百世不易之道也子孫欲爲先
人計長久謀無窮亦百世之人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
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坐未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
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忌之說知其不足惑矣事力
之辨知有所不難矣或者老伯母葬時壽藏之啟溫燥美
善而無水蟻之驗則虞改卜之兆未必有過乎此與或者
主穴耐穴一改則必俱改其閒歲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卽
未久者曠已堅凝不便有事啟鑿與此蓋從兄往者嘗悔
壽藏之虛與亟稱族葬之善推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
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亟奪者也不得已而思其

次得毋已成之局深之容有所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
樹焉猶之深也竊度尊坐必不至於侈費約其方廣當不
過數畝若每歲培土數寸積之十載卽有數尺由是而積
之不已雖越尋丈不難至也天下後世卽不無滄桑之虞
又焉有耕犁之能及於高壟乎兼此地無業陶者窰井之
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於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
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閒恆有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
孝子慈孫亦祇盡其心之所得盡與爲其力之所能爲而
不留遺憾焉爾已若非人之所能爲者雖古之神聖亦莫
如之何也庸鄙之見知無足慰兄罔極之心尙惟反覆示

教則弟於先人既往之悔猶將取決於仁人之一言也。於此益信古訓之不可不式而一心之未可全恃以裁決事物也。當先人入土之日諸所舉動此心豈以爲非是而故爲之。但以窮鄉末俗習聞近說未知從事博文約禮之學。徒信禮義之生於心而不知氣拘物蔽以後之心所知所覺已非禮義之本然。據其一時私見目爲禮義而執持之。孰知所執之禮義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久而漸將有聞揆以古昔聖賢至當之矩則已蹈終身之悔。恥而莫可如何。此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而後儒單挈心宗動夸精一者其弊適足以張異幟數

彙倫率斯人於無所忌憚而已。弟固嘗蹈習於此而深自悲恨者。故因事言之。而冀有志於學問者鑒爲前車也。令郎氣貌昂昂具見不可一世之意。少年若無此種固易入於流俗。但已逾三旬竊意英氣已宜斂藏。古人所謂盡收湖海氣者是也。相見殊艱不覺縷縷。

與陳乾初

別後不審道體所患如何。去冬遄返不盡衷懷。每勤遠念。然兄疾苦之中得兩令子盡心盡力久而不怠。斯亦天倫至樂也。弟不及兄之齒者七年。餽口於人。衰病歲加。回視七年前吾兄體力之健遠不同矣。未知過此七年此身尙

得無恙否一日病臥貧婦弱子饑寒隨之何堪賴其相養耶所以見令子服勤而爲之深羨也弟復自念從前歲月總不如無生癸巳一病幾死而不死己亥顛沛亦幾死而不死其後檢點祇覺此時各有得力處益見天之戾我所以益我也兄今日自知病中實有進步否吾人既老且病更無別項商量生死存亡當已置之度外卽此身疾痛癢癢亦且聽之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爲一息尙存不可但己之事善無盡過亦無盡邵先生云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又云向日所云是如今卻是非安知今日是不起後來疑古人日進無疆之益莫不如此大易示人所以損在益之

先革在鼎之先蓋不能去故必不能取新鳥獸之文希革故繼以毛毳草木之生甲拆故從而條暢萬物一理也學者凡事執一時之偶見信一己之偏私沾沾自得吝不肯舍者率因無所進步是以故步不離耳夫亦知堅守故步一念非卽心過之莫大者乎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無內外顯微之判未有生於心而不害於事者也夙夜慄慄獨此爲切故不及待兄疾之瘳而進商也伏惟教正

與陳乾初

癸丑

仁兄久病弟不通聲問竟五六載同學之誼闕失如此幾於無復人理顧以歲屢不登遇人艱難百凡俱廢諒知己

不以爲咎也往聞令仲子之戚不審老年何以堪此念之痛切而亦不能奔慰徒從知交往來詢無恙而已歎仄歎仄如何如何今夏忽遘大辛兄之變又不特哀知交之彫落已也辛兄志節耿耿人所共欽至其生平願大而識端期將講禮以需明主傳經以佑後人之意尤非人所易及一旦云逝向後孤寡衣食何所仰藉婚姻教讀何所資仗種種宜皆朋友之責而幾輩貧困之士率皆不能爲力奈何近聞葬事得其令壻錢亦駿任之而商兄亦有歲卹之米猶得粗給目下比聞遠近親友多有相與其卹之意此亦辛兄盛德有以得之於身後但恐怵惕惻隱之發時移

勢改不無難繼之慮因堅石兄過而相商必得老成厚德如仁兄者順風而呼相與約爲久要如往時之爲邱維翁先生及蔡來雲之事使生者有所賴藉則死者可以安於泉下矣諒亦仁兄之素志及之者也弟適抱疴兩月率此附懇諸惟仁兄與欲爾潮生諸兄斟酌施之不具一一

與沈甸華

庚戌

不相見仁兄竟數年矣弟德不益進衰病有加不審別來仁兄所學進退如何每孝先兄至得略聞門中動息然已不得時從孝兄往還矣吾人中年已後固已退易而進難讀書尙不能得力又無復精力以讀書資友尙不得求益

又不能朝夕於畏友此心悵悵真不知何修而可也仁兄
新得其有以示教否乎吾人布衣蔬食需世頗薄而終旅
食以老不能決去竊爲恥之久矣方欲斷謝館穀攜小兒
課耕課讀以歿其齒其如凶災忽至更違初心不免以數
口累雲耜用晦兩兄豈亦有定命不可如何者乎仁兄向
後將何以爲計也令子學業已成就大小若何拙作一二
附正弟之近狀亦可見矣自箴約語各二寄令子覽焉

答沈甸華

王子

老伯遽棄孝養竟及大祥而弟未能奉慰自謂已當見絕
知己王子秋用兄歸自會城接讀手教皇媿何可言旣弟

於水災之後一病幾死疾困未蘇洵有蜚蟲之災衰眊之
餘學旣無成耕又無穫年來于累親友殆至於遍將遂不
辨禮義凡可得生者卽不恤爲懼無以復對師友於地下
及念無信不立之義又以古人嘗善爲粥心深恨蒙袂非
之言而苟止未知於理宜何出也仁兄未遠少壯敏求於
學其何以見規乎大抵人向五六十以往在世之日已不
能長進德則氣血就衰敗行則大負初志悲歎窮廬知其
無益晚節末路懼日以深相見未期願各珍重臨書欲涕
不盡所言

答葉靜遠

辛亥

三年之別千里之懷得讀手教欣慰無任祥不自意六十年以後猶得視息天地之間雖假餘年未爲不幸但古今人多有不幸久生以見醜末路者以是慄慄之私日以益甚今已更無他念惟穉子幼小末學無成庶藉詩書朋友之力不至敗行貽先人羞亦使賤息粗知文義異日不失鄉里平人斯大幸矣伏承遠念德義相勉感謝感謝夙昔自維不少隱於同學之前者多緣鞭辟向裏功夫不足是以應物多乖喜怒失當又讀書疎略不成片段而所讀亦無多今雖刻自懲悔欲圖其新正未知將來若何耳敝鄉去夏水災異常冬春以來流亡滿目其不亡者彌覺凶險古

人有言畏天命憫人窮夙夜寢興不由不切遙思上游自應豐樂特未悉仁兄近者進步益如何所得切磋之友復幾人體究得力之書又幾何種也吾人生此學絕道喪之日天牖其衷旣知自愛一息尙存願勿以爲日已短不加珍惜也若乃摧頽放棄或小得苟安不免上負師友下媿初心雖及百年竟與蜉蝣朝菌均盡可哀也已用晦兄高明之識曠達之度旣足超越倫等兼其晰理必精嗜賢如渴祥兩載相依殊覺瞠乎其後不謂仁兄輕爲得師得友之言聞之惶悚直是無地可入也商隱兄敦善不怠比者夙疴亦稍瘳矣所切望者誕育賢嗣耳佩蔥兄進德剛而

求志敏後來所至固未可量嘗憂老成數輩後先凋謝絕
續之際擔荷無人重賴其興光昭斯緒也蓋學術膏肓未
有甚於此地者也終日講讀論語只沈溺於小人喻利之
一言終日談說孟子只孳孳於邪說暴行生心害事之一
塗耳聞目覩無非此物此志可爲痛哭流涕自非豪傑之
士興起而振救之人類或幾乎息矣近得震澤之閒士友
應求鳴和綽有起色傳曰深山大澤必產龍蛇天地之心
殆將有見於此乎石長淪安德隨齒進穎生矯矯猶昔韞
斯又棄厥婦窮困有加子高屈首於秦溪季心移家於麀
市忠可論醫於禾城敬可就館於江右易修與子麟更互

倡教門徒益眾其餘諸兄未遑備舉承問略及之令子學
業有成否小兒維恭連年無師竟無長益今始得從寅旭
先生與敬家孟在舍初授句讀總是弟未先朝露課耕肄
經必不敢使其失業不知何日復降光儀愚兄弟父子夤
聞藹吉之教也佇望爲深不盡縷縷拙言附正統候嗣音

與葉靜遠

不達聲問忽忽二載仁兄進德如何令子學業成就如何
郡邑人士能興起者幾人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念切念切
三吳游饑弟東西就食但在商隱用晦之家足知今日不
遺老病者雖在知已要不能多矣至於同志益復寥落少

壯中卓能自立佩蔥而外二三人耳然亦未有能如佩蔥者睽離以來瞻望遠邇風聲氣習大都異學肆行正途日蕪置之度外雖先代遺經顯背不顧人心胥溺至此將來不知何極也所期吾黨一息尙存各各黽勉苟乾坤不幾乎息將必有復旦之理耳拙作一二寄正千里之思附此而已不盡

答葉靜遠

去春曾以一劄附候竟不能達而止冬杪接讀手教備悉近履之苦困窮拂逆吾人今日分內事不足言所可憂者令子不克繼業耳然自往歲婁東歸來之日已見其端故

弟於贈行拙草略已及之少年心志未定真不宜使其遠遊也雖已無可如何然父子天性死生賢不肖一而已明知疾不起豈有不下藥之理明知不可為豈有不挽救之理竊意令子才力尙是能為收而教之開其悔悟之機啟以自新之路他日老成未必不得其用蒙之初爰利用刑人用脫桎梏本義云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此義仁兄已得之唯弗終棄而已飲食男女大欲所存前此圖婚不早執業不恆悔之固已無及不審亡羊補牢東隅桑榆之喻尙有可為否為仁兄一身善後之計不得已老坐一壇課授子弟亦足以養此貧士恆業屈意為之當自不難

釋是不務而別求一超超坦坦之路異端之徒容有之吾儒唯有守義安命若果義命當寒餓死亦何憾古今人若此者豈少其儔哉然未必果死者多有之矣吉凶悔吝吉一而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富貴一而已下學之功從不怨尤起若夫託命於緇流衣食於奔走今世之士多有爲之者以視夫翺遊大人以求生挾持左道以惑世者相去幾何終非義命之所安也張佩蔥有言朱均之不肖堯舜愛子之心盡矣教子之方至矣故不肖止如所載如是而後賢與不肖可以諉之天也吾人愛身處己亦有然者矣去年婁東陸桴亭茗中沈石長海濱許大辛諸兄相繼

淪喪同人彫落痛如之何乃各各潔其身以死則亦命之正也弟支吾災歎之餘今之正月勉爲長子授室于累親友竟已不貲幾喪平生今復抱病三四月慄慄危懼惟恐一旦奄盡慙負八泉引領遙企知己何以教正之乎

楊園先生全集卷第二終

